



火花文藝叢書

黃河一澄清

高沐鴻著

火花文藝出版社

黃 河 一 澄 清

一

黃河水，兩套里來，
紅軍渡河搭木排。
黃河奔流投大海，
紅軍渡河向東開。

三月里土解冰又開，
毛澤東部隊天上来！
直扑离石下河東，
太原府吓得搖搖擺！

太原府有個南門外，
叫化子殺死几千百！
誰叫你敢把銅圓帶，
暗充“匪探”先頭來？

誰若敢把銅圓帶，
誰就是“赤匪”无例外！
誰若敢把紅綫揣，

这就是“匪記”縫在怀！

紅綫成了杀人証，
妇女不敢去綉針！
紅色成了横死兆——
市場不見石榴裙！

人人似应把白麻帶
如喪考妣无例外！
处处要把共产党抓，
見神見鬼都是“他”！

誰可要把脑袋卖？
誰可愿抓瓜出南門外？
那个爷娘生孩子，
脖子上长出两顆脑袋？

二

嘟打嘟打得楞楞登，
洋鼓洋号过街心。
嘟打嘟打得楞楞登，
統治階級撞喪鐘！

嘟嘟打打得楞楞登，
日日夜夜杀人声；
嘟嘟打打得楞楞登，

声声单调吓死人

羊市街，菜市巷，
人头滚落当道上。
钢刀晃晃不宰羊，
鲜菜旁边聚血塘！

鸡不飞，狗不咬。
太原府人心如刀绞！
鸡不飞，狗不咬。
三月里空气象寒潮！

鸡不飞，狗不咬。
刽子手也握不紧杀人刀！
“閻王”坐在“东宝殿”，
满屁股起了水潦泡。

他，立不稳，坐不牢，
满口直把老天爷叫；
面前站着文官武弁，
“末日！末日”他痛哭号啕。

二十五年来统治狂，
“閻王”宁笑不哭丧；
今天一片汪洋泪，
捶胸顿脚破天荒！

二十五年来霸一方，
“閻王”常把怒喙張；
今天吞了一顆炸蛋，
灵魂兒飛在九霄上！

二十五年来土皇上，
“閻王”安睡阿姨旁；
今天一旦惊好梦，
抱着椅墊呼亲娘！

“閻王”失态发了狂，
文官武弁多徬徨；
“閻王”强抹伤心泪，
面对文武說一場。

他現身說法講道理，
条条道理講得出奇：
說啥“今天不是活來就是死，
有猛，有你，还有咱的兒孫和龟子……”（注）

說啥“这不比你們平日捶肚皮：
“口口声声給“猛”做事；
“这不比你們平日閑磕牙：
“大家早起晚睡为了个啥？

注：“猛”——五合一帶我字土音

“也不比你我从来假惺惺，
“說道：劳心苦志为了人民；
“也不比你我从来卖乖詐，
“說道：断头折骨为了国家！

“这可是火燃眉毛箭攢心，
“刀刃子攔上你我脖頸！
“你要想不做个断头鬼，
“就别装做只瞌睡虫！

“铁釘子釘进眼当中，
“誰能不拔去这眼中釘！
“是膿包的，媽的給猛滾！
“是好汗的，請受猛供奉！”

“閻王”講話又发了狂，
自打嘴巴兵光响。
他口中不断喊出警句：
“救救猛吧，猛的亲娘！”

抱着椅墊还未放，
賭天咒地又把話講。
他发誓要把“赤党”剿，
不剿“赤党”不发兵餉。

“閻王”动手来签名，
要同他手下共死生。
他吆喝着組織支敢死队，
出发前綫——保守太原城。

三

馬兰花开当道兒摆——
中国的大門敞然开！
卖国贼今朝最权貴——
請来日本是亲日派！

牵牛花开拖了一道秧——
紅軍抗日到北方；
二万五千里长征未喘息，
渡黃河又把前綫搶！

蒺藜花开滿地蟠——
鬼子早奔进山海关！
兽蹄狼籍津沽道，
河北省尝到了亡国患！

蒺藜、蒺藜滿地繞，
鬼子就快奔蘆沟桥！
兽蹄狼籍津京道上，
京保人民沸水里泡！

不抵抗主义丢她媽，
亲日派和鬼子划了押：
丢下河北他不管，
跑来山西張撻伐！

山西是块啥地方？
閻王禁鬻不准尝！
为了剿灭共产党，
閻王才打破老封疆！

山西人民遭大殃：
二十五年供奉一閻王！
閻王把树皮剥干淨，
反說“叫化子是匪对象！”

今天又加上蔣該死！——
他重心不在剥树皮；
他要閻王作前驅，
砍落人头如落雨！

人头不单来献自己，
还把人头献日帝。
这就好說声：“臣兒恭順！
看有誰还敢来抵抗你！

齋肚子便是臉貼金，
那个不是“赤匪軍”？
人人都把脑袋卖，——
可是价錢不值把菜！

南方吃罢观音土，
接着吃过鉄彈丸；
北方吃罢南瓜蔓，
接着也把鉄丸咽！

蔣記飞机直嚎嚎，
冲过屋頂如鬼叫。
若不是山西人民有福气，
那来見这群大鵬雕！

若不是这群大鵬雕，
飞来太原天空上繞，
市民只見過只破油箱，
（名叫“道格拉斯”的活宝）
东倒西歪在头上撒嬌！

大鵬雕，鉄翅雕！
要把山西人民一口叨！
奉命来剿“紅匪軍”！
奉命来堵抗日潮！

閻羅軍会合了該死軍，
要把紅軍來剿清；
要把中国人杀干淨——
管你紅軍不紅軍！

要把中国人杀干淨，
給鬼子开道作先鋒！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他們装聲做哑不去听！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他們装聲做哑不去听！
卖国无罪，抗日有罪——
誰不知走狗主子在东京？……

四

中国民族有子孫，
太原市出現了“大同盟”，
鮮血里飄起抗日旗幟，
地下活动結同心。

同心唱出进行曲，
声声打入人心窩：
“我們要：拥护抗日先遣队，
高举紅旗渡黄河！”

抗日何用多号召。
人人跃起把家国保！
不管你抗日有何罪，
救国准备用热血浇！

一个忌日泪一把，
收拾起眼泪把血迹踏。
前人流尽了他的血，
祖国还需要来血洒。

一个忌日前贤被绞：
青年人来纪念李大钊！
前贤已流尽了他的血，
祖国却日夜在飘摇！

李大钊，
民族的大纛！
李大钊，
无产阶级的大纛！
千万人跟着他脚步走，
卖国贼却向他开了刀！

纪念李大钊：
全国抗日要一道！
纪念李大钊，
枪口对外把准瞄！

紀念李大釗：

高呼呀“停止內戰”的口号！

口号是团火，

千万学生在火里裹；

口号是堵牆，

走狗特务爬牆上！

里三层，外三层，

銅牆鐵壁箍了个紧！

里三重，外三重，

枪林彈雨如臨陣！

彈上膛，刀出鞘，

走狗特务不准你逃；

彈上膛，刀出鞘，

閻王要捉“赤党”請功劳！

前綫爷娘少生了只腿，

后方大举把学生包圍！

莘莘学子手无寸鉄

怎当閻王吞一嘴！

“抗日大义无可逃！”

群众高呼：“不逃，不逃！”

“民族面前誰敢跑？”

群众高呼：“不跑，不跑！”

紀念会献出英雄詩，
頂天立地好男兒！
赤手空拳高声喊——
“我們头可断而心不死！”

一个青年如石雕，
滿身尊严不可干扰！
他屹立核心申明大义，
双手从容把死神招。

一个青年掉臂东指，
圣洁的眼里含言語：
只要那边太阳升，
那管这里大雷雨！

一个青年拍着心，
他把这颗心献神明：
“若祖若宗請来看，
“我們无愧你們子孫！”

不朽的名字叫——敬宗，
不朽的名字叫——凌云。
不朽的名字有千百，
不朽的人兒失了姓名！

走狗有心把人咬，
張三李四他記得牢；
貴賤肥瘦他都懂得，
繞條道兒也跑不了！

不朽的英雄有姓名，
走狗當時數得清，
他們一口咬得定，
屁股後面把梢釘！

它們一口咬得定！
紅口白牙做見證：
“這就是‘赤黨’某某某，
“這就是匪軍來冒名！”

閻王听信小鬼話，
指定名單來捉拿！
黑名單是本生死簿，
有名兒便往上面爬！

紀念會上点了名，
大指頭指出一大群！
一把繩頭捆一個，
“送你們走到枉死城！”

閻王号令来杀人，
小鬼刀头一抹紅！
英雄就义南关外，
英魂常留首义門！

噓打噓打得楞楞登——

“万岁，万岁，抗日紅軍！”

噓打噓打得楞楞登——

“万岁，万岁，共产党人！”

口号不死，正气常存，
英雄們不怕死神迎。

“到明天，英特尔奈生納尔就要实现，”
这便是求仁而得仁。

老树死了留了一条根，
英雄們留下一片心；
天生青年好头顱，
献給阶级和人民！

共产党，
好榜样，
前仆后继一个方向！
前賢有个李大釗，
后死青年来赶上！

五

堵不住河水筑不起墙，
杀不尽人民灭不了“赤党”！
共产党深入到地下，
閻王白撒了一面网！

太原市上血漂流，
杀人的布告滿墙头；
墙头布告貼在前，
粉笔标語跟在后。

抬头正把布告看，
閃見标語眼发饞；
“拥护紅軍来抗日！
大家活捉閻錫山！”

“东征的紅軍到磧口！”
“活捉閻錫山报血仇！”
赤色标語抓人心，
布告早从眼下溜。

今天大学里炸了堂，
拆穿了蔣該死的漫天謊！
不抵抗主义丢他媽，
再不听他狗屁三斤又八两！

校当局摆下背水陣，
逼着同學們受軍訓。
不打日本受啥鳥訓！
正好給他来个轟！

校門堵了个不透風，
落水的哈巴狗着了痛，
喊声好象天崩地陷，
夹着場哄笑快人心！

学兵們廣場上来操練，
手指城外一片天，
說道：那里起烽火，
遙遙冒着一道烟！

自从逃稅又逃旱，
离乡背井投奔閻錫山。
閻錫山，早把你吸个干，
你便当兵又怎办！

拳打脚踢殊不堪，
每月口餉难見面！
看来当兵权当一块頑石蛋，
任他捶敲不声喚！